



金佛山方竹笋，因“方”得名。听闻这是仅存的方竹笋林，初闻只觉新奇——竹笋何来“方”之说？上手一摸，棱角分明如匠人所削，方知这金佛山竹子偏有股倔强脾气，偏不与万千竹类同俗。

更奇的是它的两大“反季节”特性。其一，“雨后春笋”是常见，方竹笋却偏要“雨后秋笋”，非得等立秋后才肯破土；其二，草木多自低向高生长，它却逆势而为，从金佛山之巅一路向下延展。这般“不合时宜”的脾性，倒像故意与天地法则较劲，透出几分孤傲的生气。

方竹笋的采笋季集中在八月中下旬至十月上中旬。采笋季里，笋农们每日穿行竹林，动作利落熟练：抬脚蹬

四时新

秋风渐起时，凉意漫上窗根，母亲盼了整季的新米，终于来了。送米的是位四十来岁的乡下汉子，母亲的远房侄儿。他与我家常无往来，却总在新米上市时准时送上一袋。母亲总推让：“城里啥都能买，不用麻烦，大老远的。”可那汉子憨憨笑着：“这是新米！”语气里带着不容动摇的认真。

我知道，这“新米”二字，藏着比字面更沉的分量。它不是超市货架上包装精美的精米，颗粒或大或小，色泽朴拙，泛着温吞吞的光泽，有些甚至带着微微的浑浊，像农人劳作后额角未擦净的汗。凑近些轻嗅，香气也不浓烈，需屏息细辨——是阳光晒过稻茬的甜，是晨露浸润秸秆的清，是风掠过稻田时捎来的、属于大地的呼吸。

母亲捧起新米时，眼角的笑纹都漾开了。她抓一把在掌心，指腹轻轻摩挲，又捻起一粒送入口中，慢慢咀嚼，忽然抬头：“甜！”我跟着尝，只觉清浅的甜里裹着丝涩，可母亲的惊喜却那样真切——那是刻在岁月里的味觉记忆，比任何描述都深刻。

母亲用新米做饭，只淘一遍水，她说：“淘两遍水就吃不出这新米的好了。”而母亲平时做饭，却是要把那

新图景

金佛山上方竹笋

瞿明斌 文/图

刚冒尖、凝着露气的竹笋，待其倒地便俯身拾起，甩进背上的竹筐。刚采下的方竹笋，外壳青紫相间，指尖触到清晰的棱角，与寻常圆滑竹笋截然不同。老笋农说，最地道的吃法是“火烧外婆笋”——将带壳鲜笋直接搁火上烧，待外壳焦黑，剥去笋衣撕成丝或片，拌上自家从山下带的盐、糊辣壳、水豆豉、葱花。我尝了一口，鲜美异常！哪是城里那些经千百道工序“精致”出来的“美食”能比？这味道里有山的魂、风的声、阳光的温度，更有笋农掌心的老茧气。

古人咏笋多有佳句，白居易写“紫箨坼故锦，素肌擘新玉”，陆游云“色如玉版猫头笋，味抵驼峰牛尾狸”，可向来都是咏那圆润的常见笋。方竹笋这般“古怪”，怕是未曾入得诗人法眼。倘若他们尝过这“火烧外婆笋”，不知要写出何等奇句来。

往昔的笋农生活极苦。每年采笋季他们要在山上搭建起笋棚，一住便是两三月。白日采笋，夜间烘烤，将鲜笋制成干笋，方能背下山卖给笋贩。那笋棚我见过一次，不过几根木头支起，覆以茅草，四壁透风。夜间山风呼啸，寒气逼人，不知他们如何熬过这两三个月的。而今采笋则大不相同了，无人机运输以及现代物流的兴起，笋农上午采回的方竹笋，当日便可发往全国各地，让

还带着晨露气息的方竹笋走上了城里人的餐桌。这般变化，倒也应了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的老话。

我认识一位老笋农，姓陈，今年六十有八。他告诉我，过去要将烤干的方竹笋背下山，要走如刀削般的笋人天梯，那天梯都是搭建在坡度七八十度的悬崖峭壁上，所以上下必须格外留神。笋山路崎岖陡峭，背上百十来斤的笋子越背越沉，有时累极了就对着大山骂几句。现在好了，采笋公路修进了大山，好多笋农都买了摩托车、小货车，将鲜笋直接运到公路边卖给笋贩，笋贩们将还带着露气的方竹笋分级装箱后，交给快递物流车发往全国各地。

清晨，我漫步竹林，仿佛听见了方竹笋刺破泥土的“沙沙”声，那一根根披着竹衣还未抖掉泥沙的方竹笋，好像是这山中采笋人倔强不屈的写照。他们与这方竹一般，在贫瘠处扎根，在寒风中挺立。不随大流，不慕繁华，守着金佛山这一方水土，自有一身傲骨。如今时代变了，他们也在变，只是那骨子里的硬气，怕是变不了。下山时，我回头望了望金佛山。秋阳下，那一片片方竹林静默如初。它们已经这样站了千百年，看惯了人世变迁。明年秋风起时，又会有新的方竹笋破土而出，带着棱角，带着倔强，一如往常。

柳易

米淘了又淘的。那些米，也是好看的，洁白、晶莹，闪着明亮而诱人的光。母亲常常说：“米多重要呵。”是的，对于曾经扎根土地的人而言，米就是空气，是水，是阳光，是日子的根。平常时日，母亲往往一边淘米一边叹道：“要是有新米就好了。”

母亲所说的新米，当然就是来自她老家的新米。母亲在那里生活了三十余年，她熟悉那片土地上的农事，耙田、放水、插秧、灌穗、收割，这些日子似乎都在母亲的掐指计算之间进行着。如今侄儿的一声“新米”，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合，煮成一锅热饭，蒸腾出当年的烟火气。

新米，对于我母亲来说，是她与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已经所剩不多的联系之一。与其说母亲喜欢家乡的新米，还不如说她怀念曾经的乡村生活，怀念那种干净纯粹，甚至，怀念那份阳光或风雨中的劳作。那粒粒新米，原是故乡的风、雨、星辰，借由农人的双手，变成可触可感的温暖，跨越千里，落进她的厨房，落在她的碗里。

新米入喉，我尝到的不只是甜涩交织的滋味，更是故园的风，正穿过时光，轻轻拂过心尖。

秋日信笺

翁桂涛

秋风踮起脚尖
拂过夏日阳光吻过的足迹
在季节的转角处
刻下了秋的边缘

荷塘开始收拾行囊
把夏天的秘密
叠成小小的包裹
藏进日渐消瘦的茎秆

秋色穿透枝桠
写下斑驳的诗行
伴随颜料盘的倾斜
金黄从北方的山巅
慢慢流向南方的稻田

每一处褪色的痕迹
都渗透着晨雾的清涼
裹满了秋阳的温暖
有如时光盖下的印章
风吹过便把季节的信箋
悄悄递到农人的掌心

遇见一块蘑菇石

林慧

车过龙孔镇，山岚忽然敛了锋芒。秋阳从云隙间漏下，给每片松针都镀上琥珀色的釉，漫山枫叶正由墨绿洇成橙红，像是天地把调色盘打翻在山坳里。秋的脚步轻缓，偏教这方山林的褶皱里，都浸着未褪尽的夏意与初酿的秋香。同行的老周手搭凉棚指向松林：“快到了，蘑菇石正立在那儿等咱呢。”

穿过齐膝的野菊丛，松涛裹挟着松脂的凛冽气息扑面而来。转过一道爬满地衣的石径，那尊石影便猛地撞进眼帘：顶部宽逾十米，如被岁月摩挲得发亮的巨掌；自上而下收束成六米高的柱身，到底部骤然收窄至不足两米，稳稳扎进松针与腐叶织就的绒毯里。方圆百米内再无他石，它便成了这方天地的骨，孤绝又温柔地立着，像大地特意为秋光烙下的朱砂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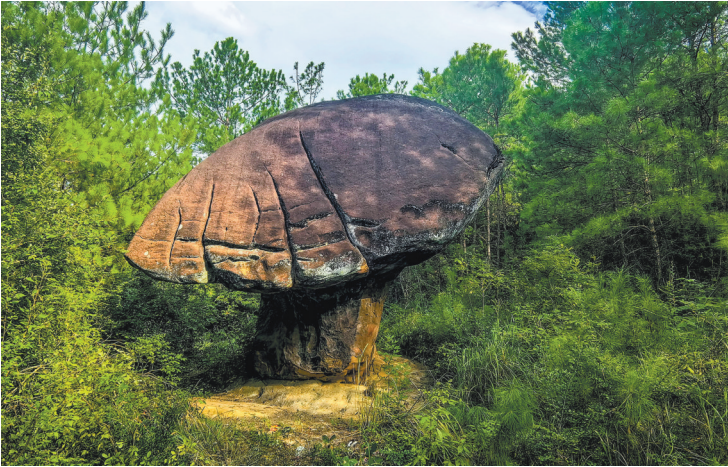
绕石而行，鞋尖蹭过碎栗壳与松针。石头表面布满蛛网般的裂隙，深褐与橙黄在纹理间交织，恍若大地皴裂的掌纹。凑近看，苔藓在石缝里织就暗绿的绒毯，几株野蕨从石根探出身，叶片凝着秋露，风过时颤巍巍似要坠落。最奇是石根周围——虽已入秋，松针铺就的腐殖土里仍冒出几簇乳白菌子，伞盖沾着松脂，像大地别在衣襟的银簪。老周蹲下身，指尖轻叩石腰：“你看这坑洼，春末雨一洗，菌子能冒半人高，不少人来这里打卡呢。”他接着又说，“打我曾祖父那辈，它就孤零零立着。早年山洪卷着树跑，它纹丝不动。你瞅底部这些凹痕，都是年月刻的，一年深过一年。”

风骤然紧了，松针簌簌坠地。我伸手抚石，凉意从指腹漫进骨髓，像触到大地沉稳的脉搏。这石头该见过多少故事？清末挑夫在石下歇脚，民国学生描摹它的轮廓，如今有考古者架仪器测年轮，游客举着相机争相打卡……它沉默如谜，把所有喧嚣都碾进石纹，收进每一道风雨吻过的褶皱。

日头西斜时，山雾漫上来，给蘑菇石笼了层薄纱。它不再突兀，倒与远山近树熔成一炉——石是山的筋骨，山是石的衣袍。远处传来笑闹声，叽叽喳喳惊飞几只山雀。我忽然懂了：风景从不是看客与景物的对峙，而是千万年里自然与 인간의 互相凝视，是山野把故事刻进石头，又让烟火气漫过石缝的温柔。

离开回头望时，蘑菇石仍立在那里，顶部石缝斜逸出一丛灌木，枝桠间挂着零星野果，红得像未收的灯笼。山风掀起衣角，捎来若有若无的菌香——那是它在秋的尾声，最后一次向人间递出的请柬。

原来最动人的秋意，从不在刻意雕琢处。一块石头守着水土，看尽春秋冬夏。它教我们懂得：永恒是认真活好每个当下，故乡的那块石头，替你记下时间的重量，还有烟火熏染的温度。



丰都县龙孔镇金台村松林中的蘑菇石。 熊波 摄

坚持创新驱动发展

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

重庆力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